

民俗週刊

第八十五期

目錄

研究：

一產三男有賞……………王成竹

材料：

關於再離婦……………于飛

重慶的道士與壇門……………于飛

再談重慶的道士與壇門……………于飛

斷蛙池的故事……………許作新

文昌故事三則……………黃有琚

一，蜈蚣報恩

二，蟾蜍報讐

三，山老鼠和市老鼠

中秋切餅故事……………王荊橋

昭通兒歌……………張連楸

雲南歌謠一束……………李崧英

通訊：

關於民俗學的消息種種……………清水

附錄：

關於民俗……………鍾敬文

為西湖博覽會一部分的出品寫幾句說明

……………鍾敬文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本刊第八十六、七期合刊目錄預告

——神的專號(四)——

插圖：

- 一，唐三彩鎮墓飛虎獸
- 二，六朝造象
- 三，水井神

研究：

- 日月神名又爲古官名的討論..... 容肇祖
關於雷公電母(安溪民俗雜談)..... 王成竹
金華的三佛五侯..... 曹松葉
日煖天后..... 容肇祖

調查：

- 金華城的神..... 曹松葉
金華一部分神廟一個簡單的統計..... 曹松葉
水井神..... 翁國樑
淮安東岳廟..... 葉德均
海山神廟..... 翁國樑

材料：

- 連平的神廟與壇祠..... 清水
水鬼陸城隍的故事(潮州民間神話之五)..... 黃昌祚
關於研究天后資料書目..... 謝雲韓
鑄鼎餘聞..... 黃仲琴

通訊：

- 答茅盾先生關於楚辭神話的討論..... 鍾敬文

一產三男有賞

一產三男有賞

王成竹

在去年四月的時候，我們安溪城內小東街一家民家林姓的，一產三男，驚動了全城，人人都以為在訓政時期，有太平之冀望故有此瑞象。所以在分娩後，人家就傳聞起來，爭相到其家道喜送禮。林某本是貧民，那時得了不少的銀錢贈品。剛好那個時候，是我們福建永定人熊毓芳縣長來接任的次日，他也以為是他來長安溪才有此祥瑞之兆，送林某些少的銀錢物品，並題了一個匾額，於是人家更以林某三生有幸，為之道不出的喜來！

這事一傳出後，就是報紙也以為佳話的消息的傳載。

後來，熊氏漸漸給我們看出是個與時代相忤的怪物來了——貪污，惡劣，思想陳腐……——於是一班旅外學者就將這些政績，作為攻擊他的資料了。所以這樁一也被列為「思想陳腐」的一條，說道：

「在去年四月間，熊縣長剛接任的次日，縣城裏小東街，有個林某的老婆，一胎生下三男（事見廈門全閩日報）他以為這是他來長安溪才有這種祥瑞之兆，即送林某銀五元，雞鴨一擔，並贈他一個「國祥人瑞」的匾額。聽說他還得意洋洋，把這事呈報民政廳，致被前鄭民政長

批斥，說他不懂生理學咧！」——十八年一月，旅厦安溪學會傳單「熊毓芳長安溪的政績(?)」

這一條雖是傳單上的文字，都是確實可靠的事實，因為也經我此次歸來親自查過的，所以引來作為民俗的材料，也未嘗謂不可，不過熊老先生在現今此時的社會，是個思想陳腐，不能負改革社會的好官，然而以古道可風來說，也許是守古禮制，不似超絕的現在的了。所以我們站在社會歷史的民俗上來說，不能不給我們懷疑，去找材料來考證它。熊老許是因此而賞給？這却不在我們的話，不過我因他而寫這東西的動機是有的。

一產三男，却是生理學上的問題，一產三男有賞，則是我們研究的問題：假使我們國度也是提倡人口繁殖率，當然格外的給賞，就是雙生的就給賞，何況是一胎三男呢？關於這種賞給，不特熊老以為「國祥人瑞」而賞給，我們看趙翼的陔餘叢考的記載，就知考證的詳盡了：

「令甲一產三男者，督撫具本達部照例給賞，此本古制也。國語越王勾踐時，民間生三男者公與之母。」註，「乳母也。生二人者，與之餼」，是此制本起於勾踐。漢章帝賜諸懷妊者，胎養穀人三石，復其夫勿算。則並於懷胎時，亦給以養贍矣。(見宋史韓綱傳)晉載記「石勒時，黎陽人，陳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勅賜以乳

一 產三男有賞

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堂陽人陳豬妻，產三男，賜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北史邢邵傳，「舊格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革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可見漢魏以來已爲定制。至如各史本記，遇此事必書，則始於五代史，如：「後唐同光二年(924)，左熊威將趙暉妻，一產三男，漢乾祐元年(948)，內黃民武進妻，一產三男子是也。」歐陽公謂此因變異而書者，金章宗紀，「禮官言：一產三男，內有才行可用者，量材敘用，其奴所生，舊制官給錢百貫，以資乳哺，尙書請更給四十貫，贖以爲良。制可」。

由顯北這段考證看來，一產三男有賞者，起自春秋勾踐之時，那時賞給的豐厚，賜之乳母以養育，實開晉石勒以後之制。而生二人者亦與之儷。漢章帝時，並賜懷妊的養贍，可知前代設賞人口繁殖之熱誠。迨五代時，遇有此事者，則史並載之，可見國家對於此事之隆重也。前清時候，也須呈報，照例給賞，以遵古制，未嘗不是提倡人口繁殖，抑賞其爲國家之朕兆歟？

常閱閩南各地誌，也有這種的記載，都以例賞的，但時間的不同，所以賞品有差別。而在清乾隆間，尤最極力提倡賞給，看趙翼的「督撫具本達部，照例給賞，」就可知了。據海澄，莆田兩

誌所載，皆在乾隆的時候。

海澄縣誌卷十八，災祥：

「乾隆八年十二月初六夜，謝滄民蔡典妻蘇氏，一乳三子，知縣黃曾賞布三尺。」。

興化府莆田縣誌卷三十四，祥異：

「乾隆九年九月初二日，南方里，珠橋鋪，民人林瑞妻葉氏，一產三男。」其小註云：「照例賞給米五石，價銀五兩。布十疋，價銀一兩六錢五分。」

又：「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合浦里，西余鋪，民人朱漢志妻林氏，一產三男，照例賞給。」

還有漳浦縣誌，只有記生產人，沒有說及給賞了。

漳浦縣誌卷之四，風上下，災祥。

「世宗嘉靖八年，二都生員鄭習妻一乳三子俱育。」

「康熙二十六年，雲霄營兵陳五妻，一乳三子俱育。」

我並未查及大清會典，及其他參考書，不知乾隆朝對於民間這種賞給有無定例，和他書記載的種種。不過在此暑假家歸的當兒，尤其是在我們安溪，風聲鶴唳，聲剿討伐的當中，路途荊棘，既不能回棧，做書本上的蛀蟲，而在槍林彈雨中，又不能到民間去搜羅現成材料。蟄居斗室，殊屬乏味，所以將這些平時的割記，拉雜綴成之。庶冀關心民俗的同志們，遇有這種材料，也貢

一 盞 三 男 有 賞

獻出來，將來材料多了，也不是無研究之價值啊！

十八年暑假于家園。

迷信與傳說

容肇祖著 定價五角

是書為現任民俗學會主席容肇祖先生所著，全書二百七十餘頁。內容論占卜源流，有(一)從殷墟甲骨考証出古代占卜的實況。(二)周代的占卜——龜筮，筮筮，及星占等。(三)秦漢間至漢哀平前的占術，及其哲學化。(四)漢哀平以後的占術。(五)魏晉南北朝至唐的占術。(六)宋明以來周易的變化和占術的發展。(七)雜卜術見於書籍的記載而無甚足稱者，數節。于中國學術上有極重大貢獻。神的研究，有天后，二郎神，龍慶龍母，三界神考，五顯華光，臨水奶。均有特異之材料，獨到之論斷。抱朴子之研究，則說出葛洪之思想，魏晉之方士，方士之迷信，亦為研究迷信之晶瑩文字也。此外又有考據王昭君故事，傳說分析，廣州巫歌，等篇。故讀此書，不獨可以得到關於民俗學上之學識，且可以研究中國歷代迷信之事實與傳說之變遷。印書無多，購者從速。

關於再醮婦

于飛

過婚嫂，(註)

連夜跑，

莫得轎子馬也好。

(註)過婚嫂，就是再醮婦的意思。

這是巴歌中的一首關於再醮婦的歌謠。在這首歌謠中，很顯然地可以看出當地對於再醮婦的輕視和鄙棄，自然再醮婦的再醮，其原因各有不同，有翁姑逼嫁；有夫死無靠而嫁；有性的衝動不能抑制而嫁；……。不過我們從這首民間來的歌謠，很可以明白民間眼目中的再醮婦，是想嫁。而這想嫁的目的，不外是性而已。

既已說到這裡，不妨把四川重慶(巴縣)關於再醮婦的風俗說一說：

巴縣再醮婦的命名：過婚嫂(意思是已經嫁過的女人。)

出二到姓(女子初嫁為出姓；嫁二到為出二到姓。)

俗語的命名：嫁二到。

嫁二到時的儀式：在土地廟或道士在家中設壇亦可，名

關於再醮婦

曰「脫白」。再醮婦身着嫁裝，惟頭頂上繫白布一方，（注意：再醮婦此時決不可穿自己平時的一絲一縷。）至神前跪下。是時道士已將香燭等焚燃，口中唸唸不絕。至唸完時，將界尺向棹上一擊，把已預備好了的扇子，向燭扇三下而熄，同時順手把再醮婦頭上的白布用快子挑下。再醮婦叩首起身轉面就上花轎，決不可回頭去看，如果與前夫感情好的就放聲哭，不哭就有人笑。是時兒童多唱該歌謠以嘲之。

迷信與再醮婦：再醮婦脫白時如穿自己平時的衣服等件，將對於嫁與之夫不利。道士用扇子把燭扇熄。是她的前夫已允其再醮。如不熄，其將如何，則不知也。用快子挑白布，是取「快子」「快子」同音之故。再醮婦不可回頭看，是怕前夫之魂未走，見該婦面，將予該婦不利。

如係在鄉中，在土地廟前脫白者，該廟前地上之草亦必死，並永不再生。

道士之秘密 道士趁扇燭用筷子挑白布之時，往往把再醮婦頭上帶的飾品偷去。（飛按：再醮婦不可回頭看，恐怕是道士利用迷信的手段。）

這篇關於再醮婦的遺漏地方，是道士方面為最多，盼望有人來補明。茲關於再醮婦遺漏的地方數處，補記於下：

再醮婦嫁時除不穿着平時自己的衣物外，應全身沐浴乾淨，以免新夫不利。（飛按：恐怕死的傳染。）

再醮婦嫁至夫家，亦如初出姓者。儀式均同。（關於重慶婚姻儀式，材料很有，就是未整理。）

再醮婦如有親戚或母家，婆家，只要互相承認，仍舊可以隨同再醮婦（當然再醮婦在先至新夫家）到新夫家去吃喜酒，名曰吃正酒。去的人名曰正客。餘者均與婚禮相同。

一九二九，九，十三夜晚九鐘於家中

重慶的道士與壇門

于 飛

關於道士與壇門，我不是同道者，故耳知之甚鮮。我這樣的寫一個簡而又簡，畧而又畧的一篇紀錄。說不上在收集時候，費了什麼力。故只好作為關於這個問題，預備將來探討的節目。而這節目的粗畧，更是不能掩飾的。我希望在最近有人來把這個題目，盡量的詳細敘述。拭目以待！

關於道士，可分兩種：(道教又名巫)

- A. 道教道士一名伙居道(?)。所奉之神係李老君——李耳——。職務全屬超度死亡。可以娶妻成家立室。傳說三國時的諸葛孔明，就是此教。
- B. 佛教道士 這是佛道兩教混合而成的一種神教。所奉之神，係三清(老子一氣化三清)。職務同上。不能娶妻。

現在來說說超度死亡的節目；和其他任務：

超度死亡——做齋。施孤(孟蘭盆會)。再醮。

其他任務——打清醮(收火星，又名請水)。謝土。

以上的節目，完全是一個簡單的概目。我們因是外教，錯誤

的地方是難免。很盼有人來指教更正！

壇，是一個很秘而帶有各種的不同的壇門。盡我所知的
一分述於下：

A. 端工 這是壇門中最有勢力的。其所奉之神，是否三
十三天諸神，尙待攷察。可以娶妻。職務的總
目是：酬恩了願，禳關度厄，燒胎延送，祈神
禳解。其細目據我所知的，是以下各種：

酬恩了願：還願。 凡遇有不幸或意外之災病事件，
彼時心中默許所遇之事解除之酬
報。事後不管解除與否，必須實
踐心中之成言。

禳關度厄：過關。 小孩三歲入堂關。十二歲出童
關。

燒胎延送：燒胎。 卽叫喜或招魂之變法，其法用雞
蛋施法燒之，即可知其魂所遭之
一切。

延送。 遇魔鬼或冤魂纏繞，用此法術送
驅之。

祈神禳解：跳端工 分大跳小跳(卽延送)兩種，小跳
茲不言，關於大跳，異常麻煩，

重慶的道士與壇門

法術最多。待有機會時，另文述之。

- B. 正壇 此係一種壇神，所奉者之家及地方，鄉中居多。關於請壇神之法，由端工任之。據云壇神係「蛇」，不可稍犯，其所居位職，大多在土地神位之旁。神位題曰「鎮宅壇神之位」。其供奉之目的，大概不外保佑平安。
- C. 壇 一名小神子，氣量極狹小，如稍拂其意或冒犯，必反目。有時好誤會。其居位多在神龕上。關於他的故事極多。
- D. 觀花婆 或係女巫之流，可嫁人，其任務可分下列數種：
1. 觀花 想係圓光一種。施法後據云可到陰司參看一切。
 2. 燒胎 同端工，招魂，叫喜之方法。
 3. 收駭 即招魂或叫喜。法用米向嬰孩額上團團轉之，同時口中唸唸有詞。

這樣的簡單概目和疏畧的解釋，對於這問題的幫助，簡直沒有，遺漏之多，更不待言。我想這暫時的預備探討的節目，不必

民 俗 第八十五期

計較其概目分類之對否。頂好是把一樣一樣各種節目，詳述無遺後，再加以整理，直到歸於一個系統為止，然後才施以相當的研究方法。最近我將成功的敘述是關於「再醮婦」，其中對於道士也很有關。擬着手的是：過關，打清醮，等。其他有些是不知其所以；有些不甚明白，一人的力量，簡直說不上力量的話，我謹以至誠向我們的讀者請求，希望把自己知道的關於民俗學上的一切，有暇不妨寫出來，供給大家看的看；參攷的參攷；研究的研攷。處茲現時，我們只好把自己知道的大胆寫出來，因為我們是受了「不做事，就要死」的警告，不敢把現有的職業拋去，而專心於民俗的探尋。

一九二九，九，十三午後在公事房中儉寫成

（因為作工時間未完，不敢公開亂寫，以受警告。）

再談重慶的道士與壇門

于 飛

在探尋的結果，發現「重慶的道士與壇門」一文，其中錯誤之點甚多。茲更正如下：——

1. 道士

A. 不屬巫教。係屬道教。

B. 所敬之神為元始天尊。

辭源：元始天尊神名。度人經三卷，元始天尊說：

唐志有其目，古書也。道家云：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靜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秘道授諸仙，謂之開劫度人。

又：……（胡三省通鑑註）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

又：（道家條）古九流之一。凡宗仰黃帝老莊之說，及後世之道教，皆為道家。

2. 壇工，觀花婆

A. 「壇工」應為「壇公」，所奉之神為黃龍真人。

B. 屬於巫教。

辭源：端公 蜀人謂巫曰端公。見唐甄抑尊說按湘鄂黔桂之間，皆有此稱。舊律載凡師巫自號端公師 各色。……燒香集衆，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監侯。

C. 觀花婆所奉之神爲羅侯。一名羅地財神。

辭源：羅侯 複姓通志。羅君之後也。支孫氏焉。其國在宜城山中，後遷枝江。晉中山王司馬服妃。蜀郡羅侯氏。

又：「羅睺」條 神名，見佛經，爲阿修羅之一種。能舉手障礙日月，使諸天苦惱。人名，羅睺羅之畧。

辭源：羅睺羅 人名，佛十大弟子之一。七年在母腹中不得生。見梵書。

重慶傳說：羅氏侯氏二姓鄰居。一日羅氏田中忽生一大瓜，取之而其根在侯氏田中。於是兩家發生爭執，各云各理：侯氏說，根在我田中，瓜應屬我；羅氏云瓜在我田生，瓜應歸我。後議決將瓜剖爲兩半，各得一半。正剖瓜之際，瓜破跳出一小孩，全身赤露，自云能知過去未來。所云即觀花婆及師娘子所施之法

再談重慶道士與壇門

說後忽不見，遂取其名曰羅侯。

這裡說到師娘子，即師婆或師娘。在端公大跳或過關時，有出現施法之時，多為男裝女扮，並無女者。其施法多屬遊戲而猥褻。故證其經過和履歷很難，並且我的參考書也沒有，由辭源看見一段：

辭源：師娘。〔輟耕錄〕世謂女巫曰師娘。都中及江南謂男巫亦為師娘。又謂覲巫。楚語在男為覲；在女為巫。

我對於這問題，單關於節目方面，已發現好多的困難和疑問。譬如羅侯，照那種解法為是，而傳說有沒有根據的習慣。端公所奉之黃龍真人；壇門，據辭源上的解法是：

壇 祭場也……〔禮〕燔柴于泰壇，祭天也。〔又〕王立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

究竟壇門分若干支流，各支流之內部組織怎樣，都無從得知。而關於道教，據宗教學ABC道教篇說：

道教的唯一宗旨，是在求得長生不死……所用的方法，約有下述三種，就是：(1) 內丹 (2) 外丹 (3) 房中術。道教中的經典，……老子的道德五千言。……莊子的南華經。……這兩部經典，實在都是道教借以自重的，並

不能稱為道教的經典。真正的道教經典，……叫做靈寶真經，共有三十六部，分為大中小三乘，每乘十二部，就是：

(1) 玉清宮之天寶君——洞真部 (教化大乘者)

(2) 上清宮之靈寶君——洞元部 (教化中乘者)

(3) 太清宮之神寶君——洞神部 (教化小乘者)

此外，更有太元，太平，太清之三部，乃是補以上各經之不足的，所以稱為「輔經」。其餘如正一部經，和三清的三部，義理大致相通。其中所載的，大概都是道教的起源，和一切符術，咒訣，鍊丹，靜坐，和祈禱，禮拜，戒律，信條等等。

論到道教的神學方面，……其所崇拜的神，有玄始天尊，老君，玄天上帝，以及一切山川草木土地文物的神道，和後世得道成仙的祖師，其數不可勝數。

由宗教學 A B (道教 一篇中看來，重慶 的道士，所崇拜的是元(或玄)始天尊，是道教諸神中的一箇。我這篇再談，是因為前篇的粗心，以致把神名弄錯，特再此更正外，不得不說幾句透明的話。我現在對於這問題，心得與乎有路可尋兩方，完全說不上，不過暫時的把他們的施法的形式上的細目名稱，畧畧的分出來，以便有機會的探討。關於這問題中的人物，(道士與壇門中的

再談重慶道士與澳門

人) 黑幕重重，魔法與行爲，更不堪言，希望知之者，寫出來以供大家的共同討論。揭穿他們的黑幕，是我們應有的責任。

一九二九，九，十九，於家中

斷蛙池的故事

許作新

斷蛙池是當今福建漳州一條街名，就是現在從馬坪街尾一直到始興汽車公司的地方。大概是時過景遷的關係，讀走了音，現在的本地人——漳州人——都叫它做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在未敘說之先，斷蛙這兩個字，已經是蟄伏着很能引人注意的吸力，並且也是已經很顯名底告訴了我們這篇故事是用蛙來做主人翁的。

據科學家的口頭禪，蛙是益蟲。既然是益蟲，為什麼要斷蛙？這不是助逆為暴嗎！所以這篇故事的立腳點，就是在斷蛙兩個字的身上，要明白斷蛙的原因，就不能不聯帶的知道斷蛙的故事。

南宋紹熙時，朱熹做了漳州的同知。(注一)公餘的時候，常在府學旁邊的幾間人家送給他的民房作解注消遣。房子的前面有一個池，叫做麗藻池。冬天池裏沒有水，乾得像魚鱗般的一塊一塊裂開來，有時幾乎可以使人們在池上行走，簡直是像一個坑。一到了春夏之交，梅雨時節，整個池就充滿了水了，萬物都是不喜歡單調的，所以水草魚介之類的生物，便成了池的伴侶的點綴。盛夏之時，由太陽西墜的辰光一直到晚上，也就免不了有「各

斷蛙池的故事

各」不絕的蛙聲。

朱熹跑到這裏來解注，原先不過是因為這裏寂靜，很可以做書本上研究的工夫，所以才捨去高大的衙署不住而搬到這裡來。不料「各各」的蛙聲，徹夜的叫，不絕如雷，擾得他神思不清，執筆無心，下筆無文，心裡很不痛快。自是以後，他心田的深處，就存有一個斷蛙的誓恨的念頭。

他讀過韓退之的文章，因為要斷蛙，不費思索地就想起了韓退之的一篇祭鱷魚文。既而自思：「照韓退之的法子來試一下，看牠靈不靈。」過幾天，他就寫了一篇祭蛙文，預備了很多死胡蝶（注二）蚊虻之屬，叫了一個差役實到池邊祭之，並且說：「奉本大人的命令，帶這些食物給你們吃，叫你們趕快離開此地，不得再在這裡吵鬧。」

「各各」的蛙聲，不但沒有斷絕，連減少都說不上，反而叫得更利害，做佛像音樂似的，由單音而變成了複音了。朱熹非常忿怒，一方面又是非常悲哀。忿怒的是蛙聲的增加，延長阻礙他的工作；悲哀的是他一生所為，必有虧損於德，不然，既然精誠，何以不能感動天地，從此以後，他更加努力，更加懇切。

第二年的夏天，他又重新再做了一篇祭蛙文，同時又作了一首聞蛙詩，（注三）和無數用紙剪成的紙枷。叫了差役再帶到池邊去祭，再用一種很緊嚴的話向牠說：「如果聽話，就迅速乖乖地

離開此地，如果不聽話，就要叫你們受扛枷的刑罰。」

到第二天的早上，朱熹同幾個侍從到池邊散步。看見很多的青蛙，頸子上都扛上了紙枷，和死一般的難受的神氣浮躺在水面上。朱熹很不忍，走上前指着牠們說：「好罷；現在寬赦你們罷！可是你們要快快地離開此地。」

過了三四天的光景，蛙聲果然斷絕了。朱熹的聲望，也像大石般的永遠沈入了人們的腦海中了。日後別的池子上發現了白頸的青蛙，市民都說這是牠們祖宗扛過朱熹的紙枷而遺留下來的痕跡。

後人因為要紀念朱熹的神跡的偉大，所以將麗澤池改名叫做斷蛙池，(注四)以示不忘。

這篇故事，離開現在已經是很遠了。閱者如果有機會到漳州，走一走斷蛙池，當眼睛的視線和斷蛙池三個字接觸時，我想無論那個人，總會聯想起了朱熹來做斷蛙池的對照。

上面的故事，是漳州民間的一種傳說。史書上的記載，有的却說是潘尙書的事，不是朱熹的事。但是市上的傳說，多偏向於朱熹的方面多。或許是朱熹的名望較為顯著也不定！

容肇祖先生說過：「傳說像是一種寄生蟲，寄生在某種的事物或名稱之下，可以使這事物或名稱的真實性降低成為病態的東西。」(本刊傳說專號頁三)

斷蛙池的故事

傳說是事物或名稱的寄生蟲，已經為一般民俗學者所公認。我們要保存這種寄生蟲的天真，要保留這種寄生蟲的本來面目，當然是要就普遍的方面來說。至於說是潘尙書的事，我懶得搜尋，實在是無能力無法去搜尋，只好待對於民俗學有興的同志們去搜尋罷。

三一，七，十八。于北平。

(注一)宋史列傳：「……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保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卷一八八頁十三)

(注二)閩南人呼蒼蠅為胡螻。沈括夢溪筆談：「螻蛄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螻。卽詩所謂：「螻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為胡螻，亦螻之類也。」(卷二十四頁四)

(注三)祭文皆於當時在池邊燒去，不傳。聞蛙詩一首，今尙傳。朱文公文集：「兩樞盛怒鬪春池，羣吠同聲徹曉帷，等是一場狼藉事，更無人與問官私。」(卷九頁十)

(注四)福建通志：「斷蛙池在府學東南。朱子解經處，以蛙鳴喧聒，作字投之，今夏月無蛙聲。」(卷四十三頁一)

民俗 第八十五期

漳州府志：「斷蛙池原名麗藻池，在府學東南。相傳爲朱子在此改注，以蛙聲鳴鬧，作字投之。至今夏月

無蛙聲。或云是潘尙書榮事，未知孰是。」(卷二十八頁二十)

龍溪縣志：「斷蛙池在府學東南。相傳朱子在此解注，以蛙鳴鬧，作字投之，至今夏月無蛙聲。或云潘尙書事，未知孰是。」(卷十一頁二十一)

文昌縣故事三則

黃有琚

一，蜈蚣報恩

一條汪洋浩蕩的溪水，蠕動的，漣漣的細波不絕地向下奔流；左岸叢生着許多青黃的水草，和亭亭的高樹；右岸沿着溪勢有一坦大的道路蜿蜒地奔趨；臨水涯處巖石嶙峋，高低不齊，且有沒知名的水木斜倚着，像慰帖那青碧的瀟灑溪水；把那溪流點綴成一種極好的自然的風致，能够使一般過此的行路的人都覺忘記了疲憊的津津生趣。

一天，一個天真爛漫的童子，自學堂——隨着魚貫而出的學生們放學歸家，好像出籠的鳥兒，他真的感覺得何等悅意，何等歡喜呢？當踉踉蹌蹌的跑至溪邊，睇視着一個蜈蚣和一隻水蛇的鬥劇，便引逗着他的步兒延佇。——一個長幾盈尺的蜈蚣，迴轉地爬伏在距水約二三寸的樹枝，牠隱呆呆的窺伺着欲敲溪水裡面的水蛇；同時，那水蛇潛匿在蒼幽的水裡，或浮突沈的也思捕那蜈蚣吞吃；牠們備爾防我避，此進彼遁；水蛇欲咬吃蜈蚣時，那靈活蜈蚣見機躲避；若是蜈蚣思進敲水蛇時，水蛇竟會靜瑟瑟地泗下水裡迷踪沒影的去了。這樣的各居要塞，「勢均力敵」的戰爭，正是玩鬧得酣醉痛快，好像牠們都說：「我殺不得你，誓沒回

痛」的氣慨。那童子站在溪岸的路中，凝視不瞬，沈默有間；他爲好奇心所衝動，心坎裡頭早已經充滿着無限的怪訝驚奇，乃徐徐的持一枝竹子斜掛於蜈蚣爬伏的樹枝上；恰巧，水蛇只沉下溪水里去，那靈活的蜈蚣像得很大的便利乃乘機慢爬上那竹子上面穩伏着。水蛇仍然依着舊枝，朝向樹枝爬動前進，沒提防的被那蜈蚣從頭部襲斃死了。——那活潑的童子也就趾高氣揚的得意的回家去了。

蒼白的天空射放出杲杲的炎光，滔滔不息的溪水鱗鱗蕩漾；從溪裡吹上的冷風颯颯低吟，發出一段幽厲的琴音；在道中樹木的陰影子徐的婆娑裡，有那從前斃死了水蛇的蜈蚣不知何時已變化成了一箇黃小的蜈蚣在地上慢慢蠕動着，被那去學堂念書的童子瞥見了，他乃捉了牠(小蜈蚣)回來養在一箇大罇裡，——用飯粒養着，並且他無論什麼時候——吃飯，睡覺，去學堂或和同侶玩耍都要帶着牠做玩童兒。

駒光逝流，從前的童子已長成青年了；那被童子所養愛的小蜈蚣現在也長及尺餘了；且馴循善良，能懂人語。

那青年營什貨客職業。一次，他離却故鄉孤身獨自的赴他鄉叫賣去；愵愵行途，天色已是黃昏，頭上穹窿着的天際，四圍簇湧着灰白色的雲峰，把那西天的太陽嚇得漸漸的隱慢慢消逝下去；這時他恰恰跑至一箇荒茫縹渺的曠野：莊嚴的古林，巍峨的高

文昌縣故事三則

山，四面蒼老的荒塚彌漫的世界裡頭，祇找到一間古廟：時代悠久，屋瓦鏽蝕，牆壁上老已爬滿蜘蛛一類的蕪穢，殘潔落瓦，破戶僅存，處處都表現出久無人居早變就灰塵世界了。那青年始而恐急盤桓，徘徊猶豫；只是這時茫茫的大地上，已展着黑越越的暗影，那破碎的慘慄的哀音山風怒吼着；那處是去路？最後，他只得瑟瑟縮縮的入古廟裡就宿。

在那青年尚未入睡之前，他從未曾離身的蜈蚣對主人說：「今夜將有一隻——吾從前藉你的助力，以斃死的水蛇，——化身成很毒的大蛇，要來斃你。主人，我千萬央求你放吾出縛來，我將把牠斃死；你可安心靜睡罷。」於是那青年因恐懼的心理，唯唯依言。但是他日間行路太疲倦了，片時，便鑽頭裏身穩熱的靜睡下去了。

那忠義主人的蜈蚣既出了縛，迅速地迴蠕的爬上古廟的門楣靜等着。——夜已深了，果然一隻大蛇像秋葉飄風的，轟轟的蜿蜒而來，使那靜等的蜈蚣更加注意；當那大蛇舉起兩眼炯炯有光的蛇頭剛進入門的時候，便被那蜈蚣張開含有毒質的兩螯緊緊的從蛇頭部斃着；於是使那大蛇痛不可支，搖頭擺尾的把那蜈蚣左顛右撞；——誰肯甘休？至死乃已！

翌晨，天色漸漸的光曉了；羣星消沉，野鳥清歌，那飄零異地的青年，睜起大大的眼睛，懶懶的默然一想，偶憶起昨晚已所

異 俗 第六十五類

着所愛的蜈蚣說話；猛然跳起身來，他心裡怔怔的竟尋不得蜈蚣。——後來才發見一隻渾大的蛇，和那蜈蚣同殞死在一塊地方；那蜈蚣的兩螯仍然緊緊的掖着牠(大蛇)的兩眼裡。至是他一切都明瞭了。

九月二日中大宿舍

有瑤記；這篇故事在泰東圖書局出版的閩南故事集裡頭也會有過，但稍有大同小異的地方吧。

二，蟾蜍報警

落雨已經早晴過了，地面活現出清明的氣象，充滿着白漚漚底田壑，都映照起鱗鱗的細波；有一傍山的高田裡，因泥沙高低不等，因此，滾滾的流水也隨着窪處會奔，就區分為數塊露出水面的沙土。——沙土的這邊，有一個蟾蜍緊閉着兩眼，靜瑟瑟地伏在地上；中間斷隔着流水的，對面沙土上面，則有一隻很大的蜈蚣，用力跳躍不息，——照我的故鄉文昌的民間傳說：說蟾蜍和蜈蚣是兩個不相容的昆蟲，倘蟾蜍先見着蜈蚣，則蜈蚣將隱靜不動的為蟾蜍所害；但當蜈蚣能夠先把蟾蜍看到，那麼蟾蜍也只得靜伏着，等牠——蜈蚣——進來將牠自己敵死。此次，那隻蜈蚣已先見到蟾蜍了，竟為流水所阻而怒跳起來；當時剛剛有一位農夫，荷鋤赴田；他看見這場怪劇，便立刻明瞭那隻蜈蚣跳躍的意思；同時他又為好奇心所鼓勵，乃用一枝木棍作橋，以橫連

文昌縣故事三則

於泥沙的兩邊；於是那殘惡的蜈蚣，乘着機會從木棍上爬過那邊，張起牠含有毒質的武器——兩螯，把這個蟻蛛生生敲死了。

後來，那個蟻蛛的皮肉爛完了，只是牠的骨還埋沒於這田間的泥沙裡頭，——那位農夫，再來叱牛耕田，不意竟被那蟻蛛的遺骨從他脚的中部刺傷；不久之後，那位農夫也已臥床不起，毒發爛死了！

十八，十，五夜，宿舍廿號

三，山老鼠和市老鼠

一天，一個久居山林的老鼠，於出遊的時候，途遇着一個生長在城市裡的老鼠共話；絮絮暢談，牠們倆的感情都很能融洽，乃共契爲同庚。有一次，山老鼠對市老鼠說道：「同庚你常世居城市裡頭，對於城市裡所有的東西（食品），固然吃得飽足了；只是猶未曾嘗過山林裡所特有的甜果鮮味，我希你可同我去那裡試吃一次；好嗎？」市老鼠贊成牠的說話，就同去山林裡，大饗一餐；市老鼠覺得很快樂和榮幸，乃以同樣的誠懇態度，請山老鼠同牠歸往市上吃牠——山老鼠——平生所未曾吃過的餅糕，沙糖，和清油等珍貴的食品；那山老鼠聽到了，喜得興高彩烈，騰躍亂鳴；馬上隨着市老鼠奔跑向城市上去——牠們走入一間賣食品的店裡；山老鼠見到了許多大缸裡都藏貯着金黃色的清油，真是使牠覺得十二分的歡喜和美慕；只是那些缸裡頭的清油，都不是滿盈盈的可能伸頭吸飲；牠竟由貪饑的心所誘惑，乃仍照山老鼠

民俗 第八十五期

自己所建議：請市老鼠用口緊敲着山老鼠的長尾，使牠——山老鼠——能够懸掛得頭部很低，慢慢的張口盡量吸飲清油呢。

少頃，山老鼠吃得腹大澎漲，樂不可支；乃因歡悅的口吻問市老鼠說：「同庚呀，我飲飽了；你欲吃嗎？」那市老鼠緊敲得精疲力竭，慢慢的大張着口答道：

「你吃呀，——」

於是那箇山老鼠乃淪落於大缸裡了；外面僅聞到「隆………」的一聲的響音，由洪大而歸於沈靜呵！

十，五夜，中大宿舍。

中秋切餅故事

王 第 橋

——文昌民間傳說——

在私塾學館裏，中秋節這一天，可算是入股先生和學徒們的最快樂的日子。這一天學東照例要籌設酒饌，款宴塾師，和多買月餅，獎勵學徒；因這塾師和學徒們之冀中秋節的到臨，不啻大旱之望雲霓。

相傳文昌縣某私塾裏，有一位入股先生，貪饕異常，且富有滑稽性。當「皎皎明月」的中秋節的晚上，他——入股先生——照例蒙學東的款待，剛食一肚飽滿，一會兒，睇見一位年齡較小的學徒，雙手拱着一個圓且大的月餅，融融得意地在那裏玩弄，他——入股先生——又已垂涎三尺，狀如飢鷹，眼不轉睛地向那月餅凝神，暗中沉想法子，欲使這津津有味，變成他肚中物。最後，他終於找到一個法子來。他就召集諸學徒來，立於他的案前，自然那拱餅的孩子也在內，他——入股先生——就鼓其如簧之舌說着：「今天是中秋佳節，本應給你們自由享樂一下，但「一寸光陰一寸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所以我們也不要將今晚的光陰任牠錯過，但是，也不必呆板地照着讀本講授，因為怕你們掃興，可是我來講些中國歷給你們聽，也是很有益的。」

民俗 第八十五期

他冠冕堂皇的這樣說着，學徒們也聽之唯唯。他說明了主旨後，就開始講授：「我們中國原來是一統的，何謂一統呢？簡單來說，就是整固的，不分裂的，像一個完整的月餅一樣。」說到這時，就伸出右手來從那學徒手中接那個月餅過去，置在桌上；喻示他們——學徒。「到了周朝就有東西二周之分，好像一個完整的月餅，把牠切成二分一樣。」他就實實在在地用小刀將那月餅切為二瓢。「周朝也有四國，詩經『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大概是由二周分為四國的。」他又將那二瓢月餅來切成四瓢。「到了戰國又分為七國，就秦，楚，燕，齊，韓，趙，魏是也。」他又再將那四瓢月餅來切成七瓢。「七國中，秦為最強，他把六國并吞，統一天下。」他說到秦把六國并吞時，就老實地把六瓢餅送進喉口去，狂吞大嚼的咽下去。學徒看他這種虎食狼嚙的狀態，笑得眼兒無縫，但是遭着意外的損失的那位孩子，幾於嗚嗚起來。

附記：這故事是本年中秋節夜，我同剛從南京歸來的故友郭運帆君遊中央公園，二人對坐於草地上，談心賞月偶然憶得，故爰筆記之，供諸「民俗」讀者。

十八年中秋節。

昭 通 兒 歌

張 連 楸

(1) 地名的兒歌

一盤水，

二平寨，

三家村，

四方井，

五馬海，

六音堂，

七家寨，

八仙營，

九(當爲韭，取與九音相近。)榮坪，

十五戶。(又作十頭塘。十本爲石，也是取音相近。)

這十個地方，都是在昭通附近。牠的命名各有一個數字，天然排成一首最妙的兒歌，兒童唱了就有一點鄉土的觀念，真是有益而無害。相傳這歌的造成，是由一個地方官出一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燈謎子與人猜，結果一個都沒有猜着。最後來了一個農夫，就一流二水的說出來。所以就成了昭通有名的傳說和兒歌！

民俗 第八十五期

(2) 月份的兒歌

正月正(讀如真)，耍龍燈。

二月二，龍抬頭。

三月三，圓寶山。(山在城南三里，是在舊曆三月上巳耍。)

四月八，洗太子。

五月五，端陽午。

六月六，曬紅綠。

七月七，漂花鍼。

八月八，八個西瓜獻月牙。

九月九，重陽節。

十月十，上墳喫。(上墳是我們地方掃墓的土話)

冬月冬，宰年豬。

臘月八，稀飯煮戛戛。(戛戛是豬肉的土話)

這一首將昭通一年的風俗活寫出來，如果拿了移在別的地方上去，那就「牛頭不對馬嘴」！即以這首兒歌，很足以爲民俗上的資料。昆明雖有一首與這個相近，然稿又不同。就便將牠附在下面：

(3) 昆明月份的兒歌

正月正，獅子鬧龍燈。

昭 通 兒 歌

二月二，龍抬頭。
三月三，齊菜花兒賽牡丹。
四月四，四個銅椎飯個字。
五月五，五支龍船漂花鼓。
六月六，家家門前曬紅綠。
七月七，七個果子甜如蜜。
八月八，八芽西瓜獻月牙。
九月九，九朵菊花泡燒酒。
十月十，十個老鼠偷肉（一作屎）喫。

這一首只數到十月，不像昭通將十二個月都數足。但是可見舊歷的習慣實在太深，連兒童都是過得十二分的有興味，我們要將牠全盤廢除，恐怕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4) 月亮的兒歌

大月亮，
小月亮，
公公出來做木匠；
嫂嫂出來推糶米。（推是磨的土話）
推得二升半，
放在公公枕頭去。
貓兒料拋尿；（料是解小便的土語）

民 俗 第八十五期

耗子窩拋屎。(窩是解大便的土話)
放在張家河他淘，(河他是河中的義)
不容淘。
放在李家房上曬，
不容曬。
李家賴我偷醃菜，
醃菜香，
請孃孃。
孃孃臭，
請母舅。
母舅喫了生個大研臼！

這首兒歌在昭通也是普遍得很的，只要一出月亮，就有兒童唱着。又有一首，是出月亮的時候，大人常常抱着小兒賞月，唱給他聽。我將牠寫於下面：

(5) 大人唱給小兒聽的兒歌

月亮湯湯！(湯湯是明的義)
騎馬燒香！
燒死羅大姐，
氣死竇三孃。
三孃果，(這果字我不知是什麼義，想是助詞。)

謠 歌 通 附

寶國公，

嫁三公。

三公海，(選海與上果字有點相近)

錄 蟹。

蟹過溝，

踩 採死鮑鮑。(採是踏的義)

鮑鮑告狀，

告着和尚。

和尚搗鼓，

搗着小妹妹的屁股！(小妹妹通稱小兒的土話)

和尚點燈，

點着小妹妹的小眼睛！

十年，九，廿六。

雲南歌謠一束

李崧英

鼓打六更

鼓打一更月出頭，親哥(1)不來妹憔悴，不脫花靴連衣睡，
小手灣灣做枕頭。

鼓打二更月照溝，郎在外面打石頭，妹在房中生巧計，日曬
龍裙夜不收。

鼓打三更月照街，輕腳輕手把門開，一把拉着親夫手，如要
玩耍早不來？

鼓打四更月墜西，親哥睡在妹懷衣，半夜三更親囁嘴(2)，
少年夫妻甜如蜜。

鼓打五更月出白，一隊金鷄把翅拍，奴家金鷄叫得早，駭得
小郎兩分拆，親哥昨晚不來你不叫，今晚來了叫嘻嘻，砍頭鷄來
剝頭鷄，小郎明晚來殺你。

鼓打六更月照江，小郎穿錯妹衣裳，小郎衣裳有排扣，小妹
衣裳有轉香(3)。

小小山桃(4)尖又尖，

好花生在山那邊，

夜間走了五十里，

雲南歌謠一束

天亮還在山邊邊，
早早認得食花路伴遠，
生死守着老花園，
守着乾溝等水放，
抱着死樹等花開。

註：(1)「親哥」，即情哥，用親字，是表示更親愛的意思。

(2)「親個嘴」，就是接吻。

(3)「轉香」，是婦人用色布鑲在衣服邊上的一種名稱。

(4)「桃」恐是將頭字讀錯。

此調唱時，每句末尾的三個字，都是疊唱。

賭錢郎

正月賭錢是新年，親戚朋友約我去賭錢，上場贏得三五吊，請個脚子去挑錢，脚子請到錢輸了，白費脚子一場心。

二月賭錢菜花黃，爹娘罵我不成行，百般生意你不做，單單學個賭錢郎。

三月賭錢是清明，手握香紙上親墳，有兒頭上飄白紙，無兒頭上草生茵。

民 俗 第八十五期

四月賭錢栽早秧，手牽牛兒肩挑秧，牛兒轉在田埂上，坐下田埂賭單雙。

五月賭錢五月五，妻子勸我少耍賭，贏得幾文喜歡了，輸掉幾文難上難。

六月賭錢熱快快，左手得把搨扇子，右手得把脫衣裳，衣裳脫在欄杆上，坐下欄杆賭一場。

七月賭錢七月半，賭錢之人沒早飯，隔壁大媽借碗米，晚心贏了又來還。

八月賭錢八月八，岳父岳母制王法，保伏姑爺早早死，讓我姑娘嫁別家。

九月賭錢九月九，賭錢之人要耐口，(註1)……

十月賭錢雪飛山，賭錢之人衣裳單，一身凍起條條顫，聲聲喊着么二三。

冬月賭錢冬至冬，賭錢之人起威風，贏錢那時威風起，輸錢那時敗威風。

臘月賭錢一年完，賭錢之人好可憐，輸了妻子賣了田，宰下指頭賭下咒，舅子兒子註(2)莫賭錢。

註：1.……當記錄時說的人已忘却二句，俟異日再補。

2.舅子兒子一句，亦有唱作兒子兒孫的。

雲南歌謠一東

大月亮，小月亮，打發哥哥做鐵匠，鐵匠高，打把刀，刀又
削，割韭菜，韭菜綠，買斤肉，肉又把(註)，買個瓜，瓜又麪，
買支狗，狗又惡，咬着白馬腳，白馬跳溝，跳着鯢鯢，泥鰍告狀
，香着和尚，和尚刊經，刊着老鷹，老鷹把門，把着老媽媽的老
門。

(註)肉餛飩的意義。

月亮公，本姓鍾，梭羅樹，躲陰陽，大馬縛在梧桐樹，小馬
縛在石榴樹，石榴樹上有盞燈，照着官家小衙門，官家小姐來做
客，紅絲帶，好顏色。

小觀音，拜海棠，拜着那位花大姐，請進來，幫我脫雙羊角
鞋，扯朵牡丹花，定個綠葉巴，走走又拔拔，拔着那位老人家。

這三首兒歌，是新平縣揚武垧毛國良寫給我的。

小小飛機五尺長。飛來飛去惑老唐，老唐呢紙票多何少，要
下廣東也不難。

我前次到晉甯時常聽見小孩這樣的歌唱，也還覺得有意
思，姑錄之以待研究。

麻子麻又麻，跟着耗(註)子扒，耗子放個屁，麻子好嘔氣，
耗子跳過溝，麻子好害羞，耗子轉個灣，麻子好喜歡。

民俗 第八十五期

這箇歌謠，羅次，祿豐，鹽興，安甯，武定，富民，諸地，都大約同樣。

註：「耗子」即老鼠，耗，讀去聲。

半夜三更賊咬狗，牆上扳狗打石頭，石頭打得岡琅（1）叫，忙得汗頭有額儂（2），坎邊擗在脚桿上，陽溝踩在鞋子頭，從來不說顛倒話，門坎關在門裏頭。

註：1.「岡琅」，琅作平聲讀，二字是形容狗叫的聲音。

2.「額儂」，即額頭。

鴿鴿扯（1），立田頭，田頭一枝花，對門對戶對親家，親家兒子會寫字，親家姑娘會剪花，大姐剪得靈芝草，二姐剪得水儂花，還有三姐不會剪，理起綫子紡棉花，一紡紡得十二斤，拿給哥哥做手巾，一紡紡得十二條，拿給哥哥討嫂嫂，嫂嫂討來心不平，嫁在高山苦竹林（2），脚春碓，手拂淚，做塊蘇布揩眼淚，早吃苦馬菜，晚吃苦馬根，打失花鞋賠青錢。

註：（1），「鴿鴿扯」鴿鴿的土話。

（2）「嫁在高山苦竹林」，嫁字前恐傳說時脫把我二字。

紅格草，綠格草，青蛙嫁大嫂，大嫂搗那呢？大嫂搗買馬，大馬買得十三匹，小馬買得十四匹，大馬縛在石榴樹，小馬縛在石榴尖，石榴尖上有隊鵝，匹里扒辣飛下河，河中有置大紗燈，

照 通 魁 歌

照到官家大衙門，官家小姐出來買茶湯，茶湯甜，買香連，茶湯苦，脹破肚，蒜線連，蒜線補。

註：「匹里扒辣」，是形容鵝飛的聲音。匹扒辣三字均讀上聲。小 Dea De: (1)，扒樹尖，樹尖搖，跌下橋，張大舌，拉拉我，不得閒。砍竹子，編橋子，討姐姐，嫁妹子。

註：「小 Dea Dea」即小孩子。

以上的歌謠，除附註係某地者之外，均是羅次蒐集的。

泉州民間故事

吳藻汀編 定價三角

泉州係福建有名地方，文化聚集，民間流傳故事甚多，茲由吳先生搜集編成此書。顧頡剛先生為作序云：「晉江吳藻汀先生搜集民間故事甚多，先編成一冊，其中保存的傳說，有的是出於本地的，有的是從他處流傳來而可以尋出它的轉變的痕跡的，他都從民衆的口氣作細密的記錄，現在地方的傳說雖有多種，而地方的傳說集還不多，藻汀先生此書足以開出一個新風氣。」可見書之價值了。

關於民俗學的消息種種

清 水

元胎先生閣下：

尊著「迷信與傳說」見地獨到，內容充實，倒一本有價值之作。書本上的材料，搜羅畢備，所耗費的精力，當很驚人。民俗上的材料，則因目下尙無善本，而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能親自查詢，故成分很少。至如封面，裝訂與印刷，亦頗有可觀。——這是我平心靜氣地所說的話，先生當不致笑我過分捧場吧。

「阿麗斯漫遊奇境記」已收到，謝謝你的盛情！困處僻壤，潦倒終日，無時無日不令師友遭意外之損失，此誠羞慚而痛恨者也。妻舅何水先生自上海寄了「童話學ABC」與「給海蘭童話」兩書給我，使我多兩本參考書來備用，很是愉快。謹此致謝，并遙祝何君康健

近與江紹原先函商，「現代英吉利謠俗」一書，江先生似不大想交民俗學會出版，為的是已答應了上海某書局的原故。不過來書又謂：「不久確將再譯一兩種謠俗學小書，如有必要，當函懇先生介紹刊行也。……」「將」而言「確」，這不是很可靠的麼？這種好消息，真使我歡喜極了！特此通知，以慰心懷。如能函請江先生早日執筆，早日交卷，使我們得早盡閱讀，那更再好也

關於民俗學的消息種種

沒有了。

「開明月刊」主幹 A. A. 先生，爲着投稿，曾和他通過五六次信。他對於民俗學也很有興趣，拙作「從民間來」，蒙刊登「開明」二卷二——三號，感激無量。最近，贈了幾期「民俗」給他，對他說了許多費話，并要求他在「開明」中，出一個「民間文藝專號」來提倡。回信不久便收到了，抽出一看，很是快意：

清水先生：

信，稿，「民俗」，俱收到。謝謝！

「從民間來」，已刊登「開明」二卷二——三號，二號料已見到，三號即將寄奉。並盼以後多爲「開明」幫忙！

「開明」或者能够出一「民間文藝號」，但二卷的專號已經預定，大概要等到第三卷了吧！那時，還要請求先生和諸位民俗學研究者幫忙撰稿，先此預約。

我雖不是民俗學研究者，却也可算是愛讀者。「民俗」我已零星讀過，但恨不能自始都能見到。我這裡的「民俗」，多半向友人處索來，有一期，無一期，零零落落，殊爲憾事。我把「開明」按期寄去廣州民俗編輯部，要求交換，却始終沒有得到回音。所以，先生如果去信時，請順便提起一聲，請他們送我一份可以吧！

開明小叢書，現在還沒計劃停當，將來或會有故事的一類插

民 俗 第八十五期

入吧。因忙，疎了通信，乞諒。

祝

平安！

A. A. Sofio

「民俗」出版不過幾十期，便有許多人來投稿，便為許多學者所愛讀，我覺得真是「與有榮幸焉」。——自然主編「民俗」的先生，當更有一番愉快。

A. A. 先生答應在「開明」第三卷中出一「民間文藝號」，不獨足見他對於民俗學的有趣，更足以見他提倡民俗學的熱心。証以他喜歡看「民俗」，恨不能全備一份，當知吾言之不謬。他已以「開明」來交換，就懇請你自75期起，寄他一份，藉答雅意吧！如能更進而彙集以前的「民俗」，郵付上去，那麼 A. A. 先生，當更感激無量了。

近接廈門謝雲聲先生來函，得知他最近的狀況，是忙於編書，有的已編成，有的將次竣功，這種專精的努力，是不可多得的。現特節錄奉告，并藉此以激勵我自己：

「福建故事集」，計分為四冊，約有故事二百則，分神話，童話，故事，趣事四部。每集初印二千冊，四集共八千冊。月前已寄交上海中華書局付印，訂期十一月間交件。原擬懇求教言（序跋），俾增聲價，因趕寄估價之故，以此形情，當俟

關於民俗學的消息種種

盡時，想吾兄必不見責也。

編輯「閩諺集」，及「閩南風俗集」，「台灣歌集續集」，行將竣事，將來亦擬交中大民俗學會，印為叢書。除此餘閒，尙擬編纂兩三種研究稿件，一為「陳三娘故事的研究」，一為「福建五大神志」(即：天后，郭聖王，吳真人，臨水夫人，清水祖師。)一為「閩南唱本提要」。吾兄如獲有關於此類文字材料者，務乞時時惠我為感。

新民編譯部，初次付印者，文藝作品居多，如林樹梅(道光時人)之「移情集」，翁國樑之「福州盤答集」，黃淑畹之「香草箋外集」，趙邦傑之「妻的故事」，拙菴之「靈簫閣謎(水按：疑是「詩」字之誤。)話」及再版之「閩歌甲集」等等。

白壽彝先生來函，頗努力於「處女童貞的迷信」的研究，囑我在翁源找些材料。這是很有趣的事，我希日後真個能供給多少材料給白先生，更希對此有趣的一切友人們，也夠各據所知以告白先生。白先生的住址如下：

北平 海甸前 辛莊 八號

接契績先生來信，得知四川重慶陸聞每君，是專門研究歇後語的，對於其他關於民俗學之工作的均願幫忙。于飛君對於「月光光……」兒歌有些意見，將付「民俗」。徐勻先生，也頗有志於民俗學。我接閱之下，是多麼歡快的。我希他們能夠給「民俗」投

稿，以光篇幅！我希你稍閒時，能够寫信給他們，要他們入夥，多爲「民俗」幫忙！只要撰稿的人多了，「民俗」的內容，自會一天一天充實起來的。內容充實，聲價自高。還是很緊要的問題，希能辦妥，以爲「民俗」效勞。

現在再來報告一點關於「蛇郎故事」的消息。

自在「民俗」登徵求啓事後，到現已在兩三個月了，竟一無所得，真是奇怪之極！不知是大家忙着幹旁的事情，不屑幹這種無意味(?)的事，抑或沒有見到徵求的啓事？或者是看不起我，故意不給我以稿件的幫忙？我誠然是再渺小也沒有的，不配來蒐集「蛇郎故事」的。但是，在目下無人願幹的時候，由不配而又渺小至如沙塵的我出來蒐集十多篇，公諸同好，以供學者的研究，總算可以吧？然而，我爲此事，請教了不少的學者，編輯先生，……結果片紙不得復，白費了幾角郵票，使我多麼難過。雖然，學者編輯先生，是怪忙碌的，那得閒來給渺小的我作復。不過，這是爲學術而發的請求，告素昧生平的我以蒐集的方法，研究的要點，總不致白費氣力，勞而無功吧？今竟大謬不然，寧不使我慨然而長嘆麼？

然而，也有例外，好好的和我纏糾的，也大有人在：

1. 趙景深先生剪錄所記「兩姊妹」寄我。
2. 林樹槐先生說：海豐似尙未聽見這類故事。可是靜君與林

關於民俗學的消息種種

先生同鄉，先前曾記過一則，由此可知一個同樣流傳的故事，爲着某種關係，在同一縣份，可以爲有的人能知，有的人不能道。

3. 羅香林君說：據查詢的結果，北方人似多半不知有蛇郎的故事。又云，家鄉興寧，亦尚未聽人道過，或許查詢未周，故無結果。
4. 謝雲聲曾寄來一篇閩南傳說，這使我多麼歡快的。
5. 東莞袁洪銘君叫我多多蒐集，并告我以「二姊妹」即東莞蛇郎故事之異，前疑盡釋，很是快意。
6. 江蘇淮安葉德均君說：「蛇郎故事，早已忘記，一俟聽述時，自當記錄奉上。」淮安之有蛇郎故事，殆可決定。
7. 白壽彝先生說：「蛇郎故事，也有類似的。因我現在北平，無法向人探問，同時又極不贊成從回憶中寫故事，所以現在無從應命。」據此，河南有蛇郎故事，已可概見，惜白君不大清楚，不能寫下寄我耳。
8. 契綸先生說：「在重慶方面，或云有，或云無，尙不可必」。第二次來函云，「友人陸聞每君知道一則，……」，是則前云或有或無者，今已證明其有矣。
9. 閱「福州歌謠甲集」，知福建閩侯亦有此傳說，曾寄書索稿於編者魏應麒先生，書去無復，頗感不安。

民 俗 第八十五期

10. 雲南以及苗傣方面，曾千里致書於楊成志君，囑其代為蒐集，想來或有奉讀來稿之希望。又昆明張連懋先生，頗有志於此，謹在此致意，勞為在昆明查詢，如有所得，祈為見告。

11. 廣西方面，在此敬請多為「民俗」投稿的馬益堅先生，及其他不相識不知名的人們幫忙我蒐集稿件。

12. 湖北南陽方面，在此懇請努力民俗學的張直覺君，給我蒐集稿件的幫忙。

13. 咱們廣東，在「民俗」投稿的人極多，又是近地，尤希各縣都有人負蒐集稿件之責，幫忙我編成「蛇郎故事集」！

總之，「蛇郎故事集」，是我日夕籌措希能編成的一部專書，只要各省各縣都有人肯替我蒐集稿件，那便立刻可以編成。否則，可就難說。

復次，再來補足關於「雜談端陽古俗」（「民俗」期）的話：

端陽是偉大的日子，有多大用處，於醫藥，採藥，製藥，歷禳上都有多大關係的。前已說及，茲續得些材料，用特補記於下，以供日後改作拙著之用。

A. 從李時珍「草本綱目」得來的。

1. 河邊水，五月五日取。
2. 五加，五有五日採莖。

關於民俗學的消息種種

(未指實是端節日的，則有：)

3. 備人杖，五六月取之。
 4. 學木核，五月採。
 5. 枸核，五月採。
 6. 枸杞子，五月上旬採葉。
 7. 五加，五月七月採莖。
 8. 山茶萸，五月採。
- B. 兩粵和獮人製蠱害人時，多是取用五月五日。拙作「蠱之研究」(民俗14期)已說及，可以參看。
- C. 是從「增廣驗方新編」得來的。

子·制邪鬼法：

天·端午日午時，用豬頭血和明雄曬乾收之，或燒烟薰，或帶身旁，即能制鬼。(這是動物血的用途請江先生注意。)

地·端午日以雄黃搽狗口鼻，用樟木燒烟薰之，此狗即能制鬼。

—— 卷 16, 邪怪, PP. 3 ——

丑·收蚊法：

甲·五月五日，取癩蝦蟆一隻，剖開(不去腸雜)埋入十字街心。六月六日取出，將蝦蟆肉在房中壁上

畫一團，其蚊蟲入圈中，此房永無蚊蟲之患。

乙·五月五日五更時，使一人在堂中向空扇，一人問云：「扇甚麼？」答云：「扇蚊子！」凡七問七答，不可嘻笑，一夏永無蚊入。

—— 全上，PP. 5 ——

D. 「時疫辨」附錄欄 PP. 20 所舉安胎符，也是要五月五日午寫的。暫此結束吧，改日再談！

敬頌起居清吉。

清 水 謹啓

一八，九，廿九，老祖父逝世後的「滿七」。

應麒附記：

清水先生此文中言曾致函與麒，徵取蛇郎故事。其函麒未見及，想已付諸「浮沈」也。惟清水先生既採及芻蕘，則麒自當勉盡棉力一為調查，如有所得，當在本刊發表，以免先生之「不安」。

關於「民俗」

關於「民俗」

敬文

記得新近剛逝世的梁任公先生，曾經說過這樣的幾句話：「我國幅員廣漠，種族複雜。數千年前的社會組織，與現代號稱最進步的組織，同時並存，試到各省區的窮鄉僻壤，更進一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裏頭蠻夷傳所記的風俗來參証，我們可以看見現代社會學者許多想像的事項，或者証實，或者要加修正。總而言之，幾千年前一部豎的進化史，在一塊橫的地球上可以同時看出，除了我們中國以外，恐怕沒有第二個了。」

真的，這話一點沒有說錯，我對朋友們談起天來，也常常道：「我們所處的這個龐大而古老的中國，當前所有一切的文物，在「現代底」這意義上，是顯然地表明出它拙劣，腐爛，落後了。但我們如果換了一副眼光去看，這就是說暫時丟開了戀戀地希望着祖國復興的熱忱，而以純客觀的科學者研究的態度臨視着它，那末，我們不但不至於感傷失望，却反要忍不住地踴躍三百呢！並不是誇張地說，這一切歷史及社會所饋遺給我們的事物，是怎樣地利便於作學術上的探討呵！就民俗學的範圍說吧，許多重要的關於初民的信仰及社會組織形態的材料，在文明先進國如英法等的學者，要辛苦地到文化落後的非洲，澳洲及亞洲，美洲的一

部份的野人部落中，才有機會發見獲得的，在我們國度里，却如何豐饒地擺列着，而讓人取之不禁嘍！怪不得從前我的一位同事，一天在教授初民心裏的時候，學生們聽了發言道：「這不是什麼野蠻人的心理，說的正是我們鄉下老百姓的情形呢。」譬如這裏西湖的香市，是素來有名的，我在未到此地以前，讀着「杭俗遺風」一類的著述，早就依稀地認着這香烟瀰漫的神的世界的莊嚴了。兩三個月來，有時來往於近湖一帶的山椒林角，見了那些胸前帶着一個黃色綢袋的香客，那種虔敬嚴肅的表情，一方面使我感到宗教在人羣中力量的宏偉，一方面又掀動了好奇求真的研究的心思。因為自己事情太倥傯了，研究的工作，終於沒有開始過，但這個念頭是仍然保存着的。話也許說得太遠了。總之，現在的中國社會，是很適宜於幾種人文專門學者研究的取資的，於民俗學的探討，尤其是一個能供給更多量的才料的寶庫！



民俗學的研究，不但在中國，就在世界的學術壇上也許要說是比較新鮮的，雖然它的植根抽芽的時代，已不能說是很晚近的了。中國對於一切新學術的有醒覺的注意，可武斷的說一句，是始於「五四」的光明運動，民俗學是較僻靜的科學，自然不遑因注意的人的稀少，而顯現出它的運動的闇晦與遲鈍。但如果容我們不很精確的說一句，它的運動，自開始到現在，已有了十年的

關於「民俗」

淺淺的歷史過程，——這是從北大的開始徵求歌謠及調查風俗的事件做起點而推算下來的。——並且在狹小的範圍中，已有着鮮明的一點成績的貢獻。——如北大及廣州中大數年來所出版的叢書二三十種和許多關於風俗物品的收集，都是顯然的左據。真的研究攻伐的工作，自然還沒有很正式的開始，可是這不必引為詬病，或過於心急。一件事情的製作，是應遵循着一定的歷程的。圖樣還沒有畫好，泥沙木石還沒有備齊，以為就此空無倚傍地可以建起偉大的樓房來，那他是一位神話中的仙人，就是永遠做着幻夢的空想家。我們是人，是近代受過實事求是的科學洗禮的人，我們不能做巧婦的無米之炊，也不相信巧婦的無米之炊。所以，我們對於民俗學的研究，自然希望它將來能夠有着極大貢獻，以顯示於中國以至於世界學術的壇坫上，可是在最近的日子裏，我們却還不敢作這樣超越事實的幻想。我們只願就自己暫時能力所能夠做的，去盡一點應該而樂意的職責。——廣泛地收集我們所需求的材料，在可能範圍中，施與細心的整理及部份的嘗試探究，這是我們最近的工作的目標。



在我們意料之中，本刊開始發行後，除了許多賢明的頭腦清晰的先生們，將由衷地眉飛色舞着同情我們的工作外，必然地有一部份的人要冷酷地或惡心地恣肆着他們的嘲諷與鄙蔑，最少呢

，是不免蘊着滿肚子莫名其妙的心情而懷疑起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是這樣，在推理上也是個必然的結論。我們怎樣去應付這個未來而必定到臨的不幸的對手呢？謾罵嗎？這徒然深增了誤解而已，又何必！我們願意誠懇地在這裏先做點表白，倘使這表白在事實上能招徠了我們所不敢十分預期的效果，那真將不知怎樣來述說我們的高興好呢！

「這種觸目都是的凡庸賤俗的材料，也值得你們受了高等教育和在從事着高等教育工作的學人們的費心研究嗎？要研究中國的國故，那材料可不是多着，周鼎漢壺，唐詩宋詞，何一不可作專門的研攻，而必以這些粗野之至的東西當對象呢？是研究不來那些而只好以此自足？抑天生賤骨頭，只配弄弄這些凡品呢？」對於這樣地說着，而顯出一種嘲笑的臉色的朋友，我們以為他還是未明瞭近代的所謂科學吧？只要是一種在時間空間上曾經存在過，或者正在存在着的事物，無論它本身所具的價值，怎地高貴或凡賤，都可作學者研究的對象。在這研究的範圍內，只要是真實的材料就是一點一滴，都是很尊貴而有用的。植物學者的對象，是樹木花草，鑛物學者的對象，是巖石金屬，動物學者的對象，是鳥獸虫魚，他們只問能否求到事物的真相，從不及計及所研究的現象，在商品上價格的高下。非然者，將以研究人類及事物某部份的科學為尊榮，而賤視其它一切的研究了。這種不合

關於「民俗」

理的觀念，和吾國傳統思想上以官吏爲貴人，士子爲高品等，有什麼不同的分判？朋友，已經開明的二十世紀時代，是不容許我們做這樣非理地妄生軒輊的謬想的了！

上面所說的，是他們從研究對象在商品上評價的高下，所給予我們工作的一種賤視，雖然意見是免不掉陷於錯謬的，但比較上還是輕微的一點。有一種更其來得重大的誤解，就是茫然於科學的客觀的研究與主義的宣傳，宗教的信仰的態度的判別，而迷糊地混爲一談「民俗學的對象，既然是民間赤裸裸的信仰，習慣，學藝等，其中自不免有許多材料是在現在一般教育家，政治家，倫理家等所認爲不道德的反宣傳的東西。但民俗學者的樂於親近這些，只是把它當做研究的對象，而希冀從其中得到這一門事物的變化例則，成毀因果，簡言之，是獲一箇「真相」。他們自然不是想信仰或宣傳這種東西，就是它在教育上是否不道德，在政治上是否反宣傳，那不是他們所暇多顧及的，最少，單站在民俗學的立場上時的態度，他們是應該如此和只好如此。研究與宣傳信仰，是和黑白一樣分明的兩件事，必要把它胡亂地混合起來時，那除了用此證明自己的頭腦是漆黑一團，以外更沒有什麼可說。譬如有人要說現在研究天文學的人，是想做羽化的登天的仙客，研究飛禽走獸的，是願意做翔空宿野的異類，或在仿學原始時代的野人，認自己和那些禽獸有血族關係而崇奉它，並宣傳別

民 俗 第八十五期

的人也同樣去信仰。朋友，當你聽到這話時，（假使你至少是受過小學教育來的，）就不免笑到連牙齒都丟脫了！但是爲什麼，一樣明白的事體，却愚蠢地分異得這樣利害呢？有人說，人心是國最不可解的怪東西，此語在這些地方，頗有使我相信的力量。

此外，還有許多爲我們所意想得到的對於我們工作懷疑和非難的見解，但我不願在此短短的篇幅中，一一舉出而加以解答了。總之，在這種了的當兒，我竭誠地所希求於一般人士的是：同情我們的，不惜給予高明的指教和勁力的贊助，懷疑和非難我們的，也各以真實的態度，抒寫出自己能夠相信的意見相示，俾我們有切實領教和表白的機會！（轉載自杭州民俗週刊）

爲西湖博覽會一部分的出品寫幾句說明

爲西湖博覽會一部分 的出品寫幾句說明

文鍾敬文

醞釀了幾個月長時間的西湖博覽會，是在一個多月前的某天，正式地開幕起來了。在著名的湖山中，加上熱烈的勝會，它的吸引遊客的力量，不必細問而可以知其驚人地洪大的；我們只消從近來本城路上黃包車價格的高漲一事，便也可略略証明了。我們試在黃昏的時候，於湖濱公園向北面白堤到西冷橋一帶望去，那火蛇般的燈光，浪濤般的人影，一種繁華熾熱的氣象，是如何地使人驚奇嚮往呵！我們禁不住這樣想着：幽秀的中古式的西湖，如今却極端地被近代歐洲都市式的熱風突化了它的一角了。

我沒有做過精密的調查的工作，所以遊衆此次對於這聲勢頗嚇人的博覽會，究竟多數者的心理是怎樣，不敢隨便武斷地說。但根據個人零碎的聞見，似乎有的在起勁地唾罵，有的在鄙薄地冷笑，也有表示相當的滿意的，可是總佔據着其中的少數。我並不是此次博覽會的主持人，我不能而亦不敢來有力地向大衆做種種苦心的解釋；但也不見得會毫無思疑地絕對贊同他們觀者的意見。總之，我覺得辦事是很困難的，尤其在此刻一切都懵然的中國社會裏，熱心有益的動作，往往招來的，是毫不理解的毀

民 俗 第八十五期

擊。可是同時我也一樣曉得，中國許多做事的人，是如何地缺少深刻，精密的心思和力量；有時甚至於公然地以道德，名譽（是指着那爲人羣所需求的標準行動，不是說一兩件已跟着時代失去了它的活力的，有時反利害地出而崇人的殭尸。）爲不足恤，而演其罪過的把戲！我是這樣淺見的，而這件事情的兩造的意見和背景，又如是其複雜，與其謂不願多說，還不如說不能夠多說吧。我執筆來寫這篇小文的動機，是要替博覽會中一部份的出品，就管見所及，略略做點說明。我曉得我的話只是一些最淺顯的常識，在高明的學人們看來，是毫不足取的，不，也許還要覺得我這樣多事的囉唆爲可厭。但我確是有些忍不住而想說的，我的聽話的對象，是一般還沒有達到能先我的說明而知道的大衆。

到過博物館的人，大概沒有忘記那座獨立着的陳列室的「猿山部」吧。在那裏，是多整齊地安放許多同類的鳥獸的標本；而兩三個玻璃櫃裏，還懸掛着好些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猿人衣服和各種用具。再說教育館呢，在那座紅洋房的「文獻部」裏，除了些貴重的抄本和古版書及碑帖之類，同時地却擺列着許多沒什麼貴重的風俗器物，和一冊一冊的已印的或未印的民俗文藝，這些東西，在一般人的眼裏看來，是很庸俗或鄙褻的，即使不說是有意幹着丟臉的事，但把它正經地陳列着的意義與價值，是不免大大地給人以懷疑。我相信參觀者走到它的當前時，露着不高興或

爲西湖博覽會一部分的出品寫幾句說明

甚至很厭惡的神色的，是決不在小數之列。我在此要明白地告訴讀者一聲，博覽會最大的動機與目的，固然據說是在振興工商業這一件救護垂死的中國的當務之急；但事情却不是這樣的單簡。它在這國被人們出頭地標榜着和認識着的作用以外，同時是肩承着其它許多努力於文化上的職責的。學術材料的搜集與提供，就是這許多努力於文化上的職責的強有力的一個。自然，在目下的中國，學術是最被人冷漠地拋開了的一種事業；但在能力可能之範圍中，我們認爲比較對它感到興趣的少數人，是不能不盡些職責去致力於它的宣傳與維護的。博覽會裏許多歷史及民俗的物品，就是以這樣的意義而被陳列出來的。這自然是真的，在多數的缺少學術的興趣的觀衆看來，它的意味，會大大地比不上一個禁錮在鐵籠裏的猴子，或懸掛在壁上一幅筆法平常的圖畫。但是呢，如果他是一位研究這門學問或稍爲了解這門學問的，這於他就要感到相當的喜悅和用處了。我們知道，一件東西，在學術上所負有的價值，不關於它在商品價格上的高下，更不能以其在一般人的眼光裏的貴賤奇庸，而可妄加次第的，這種話，我在本刊第二期「關於民俗」一文裏，已經鄭重地說到了，這裏，只來一下叮嚀的重覆。

記得那一次去參觀博物館到猿山部的時候，我同行的朋友，看見許多鳥類的標本，列在一起的，大概都是同樣的東西。他破

民俗 第八十五期

口告訴我說：「靜聞，這裏許多鳥的標本，不是大抵同類的嗎？把一模一樣的東西，湊了數十百隻放置在一起，還有多大的意思呢？」我的這位朋友，並不是從鄉上初出來的一名僕丁，他是受足了中國的大學教育的。像他猶且偶然不免於這樣說，多數所受的教育遠不及他的觀者，不更要以此相訝嗎？這是深重地激起我來草寫這篇說明原動力。但是爲了事務的倥傯，直到今天才能着筆，而寫的又這樣簡單淺泛，雖然時間的急促和身體的頹壞，可以負着一部份辯解的職責，但是慚愧終於是我所應得的重大的報酬。

這樣地，算暫行卸了我的文責。

一八，七，八，在杭州。

(原載杭州民俗週刊第九期)

本所週刊第九集一零一期目錄

中國文字學是什麼……………附 宥
 中國史學家研究中國古史的成績……………王師韞
 閩南之回教……………黃仲琴
 陶氏「五代史記注」校補後紀……………夏定域
 本所消息

編輯者：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
 發行者：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廣州志讀書社，共和書局
 上海開明書店，北新書局
 北平景山書社，北京書局
 印刷者：廣州惠福西路宏藝印務公司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元八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元八角
外 國	六 分	一元四角	二元六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外 省	二 分	五十二分	一元四分
外 國	四 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分

「廣州民間故事」出版

劉萬章編 定價三角

是書爲劉萬章先生編述廣州民間文藝第四種成績品，內容共收廣州屬流行故事五十四則：有有興趣之童話，神話；有有歷史性之地方傳說，人物傳說。書首有容肇祖趙景深兩先生序言，趙序詳論中西故事比較，創製故事形式的例式頗多。乃趙氏題序以來，最有價值之作。容氏云：「劉萬章先生在民俗週刊上發表了不少的廣州的民間故事，更集合其他各人的記述，成了這書，我們要研究廣州社會上民間的風俗，習慣，思想，迷信，等等來源，真是絕好的一個參考。」書末並附編者討論民間故事文章三篇，約萬言，合容趙兩氏序言，允稱一小部研究故事作品。書面係胡適之先生親筆題簽。凡研究民俗，追尋掌故，覽賞文學者，俱當一讀此書也。